

# 顧祝同回憶錄

(二) (本文插圖刊第44頁)

## ●顧祝同遺著·顧九錫校註

### 黃埔東征

黃埔建校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範學堂舉行，共開會十天，至一月卅日閉幕。在這次會議中，首先決議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幹部，建立黨的軍隊。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大會決議後，一月二十四日，派蔣公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同時指定離廣州約四十里的黃埔島上舊有廣東陸軍學校與廣東海軍學校兩校校址，為陸軍軍官學校校舍。起初蔣公會堅辭籌備委員長任務，返回奉化原籍，國父特派專員到奉化去，力挽蔣公回粵，並於三月廿一日，再派蔣公為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以專責成，蔣公於四月廿一日返粵，二十六日到校，可見國父對屬意蔣公創辦黃埔軍校這件事，倚畀與寄望之殷。

當時參加軍校籌備及招生工作的，多由粵軍和其他在廣州各軍幹部中選調而來，我當時在粵軍總部請調參議後，總覺得對前途沒有什麼發展希望，於是決意參加軍校的工作，期以追隨國父與蔣公，創建一支新興的革命武力。

軍校籌備處，設在廣州的南堤。當時軍校的學生，除在廣州直接招生以外，另由招生委員會在上海秘密招收有志青年兩百人，送往廣州，經複試後再行入學；下級幹部則由廣州西江講武堂及雲南、韶關兩講武堂畢業生中，選拔得來，加以測驗，然後派任。入學試驗委員會成立後，先於三月二十四日考試下級幹部，施以短期訓練，使能瞭解軍校教育的宗旨與內容。三月三十日，先就廣州報考的學生約一千二百人，舉行考試，計考國文、算術、三角、幾何、代數，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應考青年，是中學或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成績好的頗不乏人。下級幹部於四月二十六日入校，開始服務；第一期學生則於五月五日入校，編為第一、二、三隊，五月七日，再令備取生一百二十人入校，編為第四隊，總計四百九十九人。國父於民國十三年五月三日，正式任命蔣公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仍兼粵軍總部參謀長。五月十日，發表李濟琛為教練部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戴傳賢為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十二日，再發表林振雄為管理部主任、周駿彥為軍需部主任、宋榮昌為軍醫部主任、鄧演達為總隊長、張家瑞為秘書、錢大鈞、陳繼

承、沈應時、陸福廷、嚴重、劉時、王俊和我為教官。十三日，再發表汪兆銘、胡漢民、邵元沖為政治教官。至此，軍校的組織與人事，乃大致完成與確定。

開學典禮 六月十六日上午，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國父親臨主持，蔣公偕黨代表廖仲愷先生率同全體員生恭迎，學校大門上懸掛有校訓「親愛精誠」四字。國父在典禮中訓話：「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創造，要這個學校的學生，來做基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接著由胡漢民宣讀國父訓詞，這篇訓詞就是今天我們的國歌(註)。六月十六日下午，國父在大操場閱兵，由總教官何應欽擔任指揮。

(註) 歌詞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軍校初創的時候，經費十分困難，設備也很簡陋，武器裝備都很缺乏，當時的革命環境，更是十分惡劣。因此，學生擔任戰時勤務甚多，以

致許多地方，未能依照預定教育計劃及進度實施。所幸黃埔精神教育和政治訓練，成效卓著，加以校長蔣公堅苦奮發，每天清晨學生在操場集合運動時，常見他親臨監督，這種精神感召，使全校師生，都能親愛精誠，團結一致，終於在最短期間，養成「以校作家」的習慣，彼此相處，親如父子兄弟，由是而孕育的革命精神，乃能真正奠定了黃埔建軍成功的基礎。

軍校學科教育，在入伍時期，授以步兵操典、陣中勤務、射擊教範、陸軍禮節、軍隊內務、軍隊符號及軍語等課程；入伍完成後，則授以戰術、兵器、軍制、交通、築城、地形及衛生學等教程。我擔任戰術教官，平時除摘要在課堂講授外，並常提示個人心得，使學生各自筆記，以備參考，務使學生能深刻瞭解，並能進而實際應用，尤其是戰術作業與沙盘教育，為我在日常教學中所特別重視。十月二十日，我奉令兼代管理部主任，管理部的任務，除教育、軍需外，一切人事、事務，如接待外賓、典禮會場等，都歸管理部負責。十一月廿七日，軍校籌編憲兵隊，我奉令草擬憲兵隊組織典則。

**組教導團** 先是廣州商團事件發生，軍校學生參加救平商團叛變，初試鋒芒，表現十分優異。蔣公由是深感欲達成建軍救國的目的，必先從建立校軍開始，乃於九月三日，令派總教官何應欽籌組教導團。其組織與訓練，採用蘇俄新制，團設三營，營設三連，連設三排，並分設特務、機槍、輜重、偵察各連，及通訊、衛生各隊。士兵多由陳果夫、王懋功、陸福廷等在滬、皖一

帶秘密招募而來，經過嚴格的選拔，大都為意志十分堅定的青年。團內軍官，則由軍校教官中選任；下級幹部，則由軍校隊職軍官中選任；排長、軍士，則以第一期畢業學生充任。團、營、連三級，均設黨代表，由中國國民黨就教官學生中具有豐富政治學識的，選拔充任。所有選任各級幹部，都先後調集，施以短期訓練，再按照編制，分派各級部隊工作。至十一月二十日，教導團正式成立，何應欽受任為教導團團長，第一營營長為沈應時，第二營營長陳繼承，第三營營長王俊。十二月二日，軍校組織教導第二團，原教導團改稱為教導第一團，校長蔣公令派王柏齡兼任第二團團長，我奉派兼任第一營營長，而以教官林鼎祺兼任第二營營長。二十六日，第二團正式成立，又派金佛莊為第三營營長。這時，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已近一個月，所有畢業生都分發教導第一、二兩團見習。教導團教育，對官長著重嚴明賞罰，盡忠職守，愛惜士兵，振刷精神，以身作則；對士兵則著重了解黨義，嫻熟技能，遵守紀律，忍耐勞苦，愛護人民；期於最短期間，使能蔚成爲主義而犧牲奮鬥的革命武力。

這一年秋天，北方政局有了重大變化，孫傳芳入浙，盧永祥下野，直奉戰爭結束，馮玉祥倒戈，吳佩孚失敗，曹錕辭職，段祺瑞入京任臨時執政，與馮玉祥電邀國父北上，商討國是。國父於十一月三日，蒞臨軍校，辭別全體師生，十三日，由廣州啓程，船經黃埔，蔣公率全體師生，在校門外歡迎，國父再巡視軍校一周，並參觀演習，近晚才駛離黃埔，經上海轉往北京，沿途受

到民衆熱烈歡迎。

### 校軍東征

陳炯明自觀音山之變後，佔據東江南路一帶，雖經國父迭次申討，迄未消滅，迨國父北上後，陳炯明以爲有機可乘，一面秘密與北方軍閥相勾結，一面聯絡閩、贛、湘各省，收編東江土匪民軍，自稱救粵軍總司令，計分七個軍三個獨立師，號稱十萬之衆，分三路入寇廣州，以葉舉、洪兆麟部集中惠州、平山，進犯石灘；以林虎所部之一部，調住三南，擾我後方；一部在河源集結，相機進犯。至民國十四年元月杪，已向虎門侵入，有即犯廣州之企圖。

民國十三年元月三十日，軍事會議通過滇、粵、桂聯軍肅清東江作戰方案，任命楊希閔爲聯軍總司令，就以其所屬滇軍爲左翼，由河源、老隆直趨興寧、五華，攻取匪軍林虎防地；以許崇智的粵軍爲右翼，由海陸豐直趨潮汕，攻取匪軍洪兆麟防地；而劉震寰所屬桂軍，則仍令攻略惠州，其餘還有朱培德的建國第一軍以及贛、鄂、湘等軍，總計亦不下十餘萬人。不過，這一方案公布後，各軍動員的固然不少，觀望的亦多有之。我們校軍全體師生，則堅決要求參加作戰，獲得校長蔣公許可，乃令加入右翼。當時在廣州，各方對國民黨在黃埔軍校建立校軍，以爲黨的基本武力，已屬大家公認的事實。因此，滇桂軍對此新練的黨軍，難免受到歧視，不過，由於校軍初成，也還不值得他們重視，所以在聯軍東征作戰計劃中，並沒有將校軍列入戰鬥序列，祇不過因全體師生的堅決請求，乃獲准隨粵軍行動而已。校長蔣公乃於元月三十一日，集合教導第一、

二團團、砲兵營、學生隊與入伍生隊官兵和學生，在大操場舉行誓師典禮，準備出發。

二月一日，校軍由黃埔乘艦出發，經虎門至東莞登岸，續向淡水前進，沿途並無戰事。當時校軍的戰鬥序列，參謀長為錢大鈞，第一團團長何應欽，第一營營長沈應時，第二營營長劉峙，第三營營長王俊，第二團團長王柏齡，我為第一營營長，第二營營長林鼎祺，第三營營長金佛莊。

自二月五日至十三日，我們教導第二團由東莞出發，經石嶺、溫塘、良平鄉、東坑、常平、石鼓、塘壩、碧湖，與第一團奉令於十四日由龍岡進攻淡水城東南。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進攻淡水城西北。淡水是惠州的外圍據點，逆軍守惠州，就必派重兵駐淡水。我軍既攻淡水，奮勇爭先，直撲城下，逆軍閉城拒守。校長蔣公於二月十四日晚設校軍指揮部於城南玉虛宮，下令挑選奮勇隊，並限第二天清晨，必須攻克淡水。

第二天，校長蔣公親臨淡水城西南的大鈞坳高地，指揮攻城。七時，砲兵開始攻擊，步兵及奮勇隊接著攻城，城堅一時不易攻下，有一掌旗兵持旗乘隙左右揮動，於是中路衝入，右路也緣梯而上，淡水遂為我攻陷，逆軍紛紛由東門逃竄。這一役，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沈應時，也參加了奮勇隊，在攻城時，不幸足部受傷；而第二團第七連連長孫良，在逆軍增援反攻時，怯而稍退，校長蔣公大為震怒，乃依新頒革命軍連坐法，將孫良處以死刑。於是將第二團團長王柏齡，改調校軍參謀長，而以沈應時升任第二團團長，在沈

團長足傷未愈前，團長職務由錢大鈞代理。這樣的嚴明賞罰，使校軍全軍凜然服從，樹立了革命軍良好的戰鬥紀律，也創下了革命軍勝利的先聲。

棉湖之役

淡水既下，校軍經平山、白芒花、棉湖、普寧而至揭陽。三月十日，據報逆軍林虎所部正集中河婆，企圖消滅校軍。十一日，校長蔣公乃令教導第一團擔任正面，第二團擔任左翼，粵軍第七旅為右翼，準備由揭陽回師迎擊逆軍。十二日，逆軍由河婆分向鯉湖、棉湖，兩路進犯，校軍按預定計劃，向普寧以西地區前進，下午二時抵達普寧城，得知逆軍林虎部先頭部隊已抵達鯉湖及紅湖一帶，而粵軍第七旅行軍遲滯，並未到達預定位置，校長蔣公為避免不利的戰鬥，乃決定教導第一團在棉湖宿營，向和順方面警戒，第二團宿營湖尾，向鯉湖方面警戒。我率第一營奉令擔任前哨，乃以主力在湖尾附近宿營，並指定仁安、筆架山之線為前哨抵抗線。

校長蔣公預料三月十三日將與逆軍發生遭遇戰，雖明知敵眾我寡，但為發揮校軍革命精神，仍擬採取外線包圍的作戰態勢，期以徹底殲滅逆軍。錢大鈞團長於十三日晨奉到命令後，隨即以第二營為前衛，向鯉湖方面前進，我率部隨團部行動，由仁安出發不久，即聽到棉湖及紅湖間槍聲不絕，估計第一團已與逆軍接觸，及至十一時許，抵達鯉湖。當時鯉湖以西，已沒有逆軍踪跡，而第二營營長劉堯宸通報，棉湖和和順方面槍聲密集，第一團似在與逆軍苦戰中，錢大鈞團長乃決定本團以主力擊敵側背，以支援第一團之作

戰。下午三時，我們由鯉湖出發，當以第二營展開於生山、獅山之線，向逆軍左側背攻擊，第三營向左延伸，直拊其背，我則率第一營為預備，以策應第二、三兩營之作戰。這時候，逆軍以事出意外，倉卒應戰，由於兩面受我夾擊，狼狽不堪，至午後五時，我第三營已襲至和順逆軍司令部，逆軍倉皇敗退，我軍圍獲無算，第一團苦戰終日，至此乃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就是革命戰史上有名的棉湖之役，這一役校軍以不滿五千之眾，戰勝了林虎逆軍兩萬以上的勁旅，開創了革命軍以寡擊眾、以少勝多的先例，從此逆軍聞風喪膽，而革命軍的聲威，乃震驚宇內。

棉湖戰後，校軍奉命繼續追擊，三月十八日晚，進抵五華城附近，我教導第一團乘逆軍不備，捕獲逆軍一連長，即加以說服，令其為嚮導，混充運輸隊，撞開五華南門，我軍一擁進城，逆軍守將王德慶倉皇逃往興寧。五華既下，十九日校長蔣公遂令我們第二團攻取興寧。

興寧是林虎的根據地，距離五華約三十餘里，其間十五里處有一座五里亭，是鄉民往來休憩之所；城南有一座神光山，形勢險要，可以瞰制興寧。第二團錢大鈞團長奉命後，乃以第二營為前衛，向興寧攻擊前進，下午二時，進抵興寧西門外，此時據報林虎尚在城內，聞我軍猝至，乃急令所屬李易標部回師救援，我第二營劉堯宸營長，遂率部轉至興寧南門，迎擊增援的逆軍，錢團長於是令第三營進攻興寧西門，而令我為預備隊，策應二、三兩營之作戰。及至下午六時，劉堯宸營長腿部中彈受傷，我奉令統率第一、二兩

營，進攻南門。這時，神光山已爲我粵軍第一旅攻下，而攻擊西門的第三營連長桂永清，也利用西門城外民房的高樓，向城上守城士兵，猛烈射擊，使逆軍不能立足，然後令所部爬上城樓，登城後即轉向南門，清除逆軍守兵，我也適時率第一、二兩營，從南門攻入，全圍乃於下午八時入城，林虎僅以身免，率敗軍由北門逃遁。校長蔣公於二十一日進入興寧，駐節興寧縣公署。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宣布總理孫中山先生於十二日在北京病逝。原來孫總理逝世的消息，早已到達廣州，由於前方正值戰況激烈，中央恐影響軍心士氣，遲至興寧攻下後，才正式宣布。消息傳抵軍中，全軍震悼！追悼大會於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在興寧北門外刁屋壩舉行，全軍官兵與興寧地方農、工、商團體及學者，參加者共約五千餘人，由校長蔣公親自主祭，蔣公述說總理革命志事，聲淚俱下，十分哀痛！二十四日，我第二團奉令會同粵軍第一旅，攻克梅縣，校軍指揮部仍駐興寧，直至四月十一日，才由興寧移駐梅縣。至此，革命軍第一次東征之戰，乃暫時告一段落。

回師靖亂 當革命軍東征的初期，雖號稱爲滇、粵、桂聯軍，事實上，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均心懷異志，不僅沒有真正動員作戰，而且陰與陳炯明相勾結，及至校軍平定東江，改編爲中國國民黨黨軍第一旅，楊、劉爲勢所逼，密謀更趨積極，政府爲鞏固革命基地，乃決心加以申討，於是令校長蔣公爲總指揮，率兩個縱隊，以黨軍第一旅，轄教導第一、二兩團爲第一縱

隊，擔任右翼，粵軍爲第二縱隊，擔任左翼，而以警衛軍一個師爲預備隊，攻略廣州，這就是在革命戰史上稱爲回師靖亂之役。

戰鬥自五月十二日開始，我軍先後向龍眼洞、白雲山、瘦狗嶺等地進擊，同時，駐在黃埔本校的學校砲兵隊，與第三期入伍生隊，也奉令加入戰鬥，分途由黃埔向廣九路及廣州近郊的滇、桂軍，予以攻擊。經十三日的整天激戰，滇、桂軍紛紛繳械投降，楊希閔與劉震寰兩人，避至沙面英租界，由英人護送往香港，廣州遂告完全光復。

廣州既定，中央決議將黨軍及建國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黨軍編爲第一軍，以校長蔣公爲軍長；湘軍爲第二軍，以譚延闓爲軍長；滇軍爲第三軍，以朱培德爲軍長；粵軍爲第四軍，以李濟爲軍長；福軍爲第五軍，以李福林爲軍長。八月，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正式編成，何應欽受任爲第一師師長，我奉調第二團參謀長，團長爲沈應時，團黨代表爲張靜愚。

二次東征 陳炯明自黨軍回師廣州後，又在東江蠢蠢思動。九月一日，再由潮梅節節西犯，先後進佔普寧、惠州及海陸豐等縣，叛跡既彰，中央乃下令二次東征，仍以校長蔣公爲東征軍總指揮，何應欽爲第一縱隊縱隊長，轄第一師、第二師的第四團、第三師及警衛軍的獨立第一師；另以李濟爲第二縱隊長，程潛爲第三縱隊長，並令第一縱隊以攻略惠州爲主要任務。

當時陳炯明所屬洪兆麟、林虎等部，總兵力約在三萬人以上，駐守惠州的是楊坤如所部約三

千餘人。惠州位於東江及西河交匯之處，三面環水，一面枕山，而惠州府城與惠陽城兩城相連，互爲倚背，自唐宋以來，兵家相爭，從未有能攻破惠州城者，即孫總理幾次派兵進攻惠州，亦未成功，因其形勢衝要，故向有天險之稱。

我軍於九月廿九日集結完成，十月一日，校長蔣公蒞臨第一師誓師訓話，至十月九日，即進圍惠州城，蔣公令第四團劉堯宸部擔任主攻任務。十一日，蔣公復令編組攻城先鋒隊，共分五隊，計六百五十人，教以攻城戰鬥的方法。每隊分爲五個小隊，每小隊以五人爲一組，各攜竹梯一具及輕武器、手榴彈等，以備攻城攻敵之用。

十三日上午九時半，開始攻城，其他各部也同時發動總攻，至午後四時，先鋒隊竹梯已到城下，但因敵火猛烈，迄晚終未能得手。十四日，再實施總攻，戰鬥至午後三時，第四團首先登上惠州北門，其他攻城部隊也先後相繼衝入，惠州乃被我軍攻克。這一役，第四團團長劉堯宸，不幸於十三日攻城時，英勇殉職。而我軍傷亡，以第四、第八兩團，最爲慘重，幾達三分之二，其他各團，死傷亦很衆。不過，從來號稱天險的惠州城，却終於爲我們革命軍攻破，自是革命軍的聲威，乃更爲壯大。

接著我軍分三路追擊前進，我們第一縱隊爲右路軍，向海豐進發，沿途無戰事，至二十八日，我第一師已進佔河婆。這時，聞原由粵軍莫雄所部改編的第三師，盲目挺進，與退守華陽的林虎主力萬餘人，作戰不利，傷亡極衆，師長何應欽乃以第一團留守河婆，而率我二、三兩團，馳

援華陽，那知行至中途橫崗地方，逆軍主力竟向我軍攻擊，逆軍初不料我應援如此迅速，遂與我軍遭遇，發生激戰，經我軍奮勇將其擊潰，逆軍向安流敗走。當時，恰好我中路軍第二縱隊，已到達梅林，左路軍第三縱隊亦進抵安流附近，於是逆軍主力遂陷入我軍三面包圍之中，經激戰後，僅竄出三千餘人，其餘全被我軍殲滅或俘虜。

十一月五日，我第一師進駐潮、汕，至是東江遂完全底定。我於十一月六日，奉調為第一師第二團中校團附，十二月二十日，改調第三師上校參謀長，師長為譚曙卿，副師長為沈應時。

二次東征結束後，黃埔軍校自民國十五年一月十二日，經軍事委員會決議，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統一國民革命軍軍事及政治幹部的教育，並將各軍所屬學校一律併入，仍以黃埔為校址，任蔣公為校長。蔣公於一月十九日辭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而以何應欽繼任，我亦奉命升任第三師少將副師長。這時第一軍共轄王柏齡的第一師、劉峙的第二師、譚曙卿的第三師、馮軼斐的第十四師、和錢大鈞的第二十師、以及張貞的直屬補充團、蔡忠笏的砲兵團、朱毅的警衛團等部隊，除第一、二兩師及第二十師駐廣州近郊外，其餘均駐潮汕及東江一帶。

## 北伐統一

誓師北伐 民國十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揭幕後，與會代表鑑於革命基地已漸趨鞏固，為實現孫總理北伐的遺志，很多建議即早實行北伐，及至六月四日，第

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乃正式通過迅行出師北伐議案，並任命蔣公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於七月九日，在廣州東較場宣誓就職，並誓師北伐。這時國民革命軍的編制，計轄八個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八軍軍長唐生智。

當時敵情概況，吳佩孚崛起中原，聲勢極盛，所部號稱二十萬人，正企圖攫取湖南，以便由湘寇粵，周蔭人雖屯兵閩南，隨時有侵犯我東江的可能，但惟孫傳芳的馬首是瞻，而孫傳芳則剛取得五省聯軍總司令榮銜，正躊躇自滿，還不致對我有什麼積極行動。因此，革命軍乃預定先對吳佩孚軍作戰，而對周蔭人軍則暫採防禦策略，至張作霖則其勢力仍遠在黃河以北，對我們還沒有重大影響，所以當時革命軍的口號是：「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及至湘省局勢發生變化，唐生智既加入了革命軍行列，趕走趙恆惕，為趙的舊部所不滿，引起了湘省內部的戰事，唐生智陷於孤立，飛電向革命軍乞援，這樣，革命軍乃決心以入湘為北伐的張本，這是我們北伐前夕整個戰略形勢的一個概況。

北伐開始，總司令蔣公為達成這一作戰方略，乃令第二十師駐防廣州，而以第一軍的第一、第二兩師及其餘各軍主力，先後入湘，至第一軍的第三及第十四兩師，則由軍長何應欽指揮，駐守潮梅，以鞏固東江，防阻周蔭人由閩攻粵。何應欽軍長將軍部設於汕頭，第十四師師部設潮安

，而以第四十團駐潮安，四十一團駐汕頭，四十二團駐菴埠；我所屬第三師師部則設在梅縣，而以第七團徐思宗所部駐興寧，第八團徐庭瑤所部駐梅縣，第九團衛立煌所部駐三河壩。這是北伐開始時潮梅地區防禦部署的概況。

革命軍入湘以後，進展極速，七月十一日克長沙。總司令蔣公於七月廿七日由廣州啓行，八月十一日進駐長沙，即命各軍於八月十九日開始總攻擊，廿二日克岳州，經在汀泗橋與賀勝橋一帶，與吳佩孚所部激戰後，九月六日克漢陽，七日克漢口，吳佩孚走孝感，飭其所部死守武昌。這時革命軍第十四軍賴世璜部已克贛州，第六軍程潛部正指南昌，贛省戰事也迫在眉睫，總司令蔣公乃親赴贛省前線督師。

潮汕方面，周蔭人奉孫傳芳之命，以三師兵力，分向汀、漳集中，準備侵粵。何應欽軍長為確保革命基地安全，鑑於潮梅兵力不足，曾迭電總司令蔣公，一面請增調第二十師，加強防務，一面提出攻勢作戰計劃，俾適時轉取攻勢，以免處處設防，反易為敵所乘。而總司令蔣公則以贛局未定，仍令嚴守原防，直至九月中，總司令蔣公始接受何應欽軍長的建議，令其率師攻閩。何軍長當即於九月十七日，發表討伐周蔭人進攻福建省宣言，以獨立第四師張貞部擔任黃崗、饒平方面的警戒；而以我第三師位置於松口，並擔任大埔和蕉嶺的警戒；另以第十四師馮軼斐部及第五十八團，位置於高陂，以待敵軍侵入時，予以痛擊。

永定之役 十月初，我軍偵知周蔭人已到

連永定，其高級指揮部及兵站，都設在永定城內。何應欽軍長判斷逆軍劉俊部必向松口前進，如我軍與其在松口決戰，由於地形限制，很難消滅其主力，而且我軍若被牽制在松口方面，則汕頭很可能有被其繞襲的危險。但逆軍在永定僅有周蔭人的衛隊兩團及孫雲峯的一團，力量薄弱，如果出其不意，予以攻擊，必不難為我所破。基於這一判斷，何應欽軍長乃決定以主力迅速擊破永定之逆軍，我第三師奉命於十月七日，依第七、八團的順序，由東文部出發，第九團暫位置於松口，俟其到達松口時，即退守松口對岸的溪南，作河川防禦，以阻止其渡河，並牽制敵人。

十月七日，本師第九團在狗尾坑附近佔領陣地，而峯市之逆軍正向松口前進，於八日佔領松口市，據河北岸，展開於我狗尾坑陣地之前，雙方鏖戰達三小時，隔河對峙。何軍長一面訓令第九團，如該團當面之逆軍退却，應即渡河追擊，以資牽制，使敵不得向其他方面轉用；一面令我第三師主力，由大埔縣城北宿營地出發，於九日向永定前進，並攻擊永定附近之敵。

九日上午十一時，本師到達茅坪，先頭部隊到達滬上岡，偵知上杭逆軍部隊約一團，開往永定，有一連在南門外約一里餘的書院岡，向我警戒，師長譚曙卿決心迅速前進，驅逐該敵警戒部隊，乘其不意，佔領永定。午後三時，已將書院岡之敵驅逐，正迫近永定城時，發現敵兵約一團，在城外東邊高地附近，即令第八團派兵兩營，前往攻擊，該敵稍有抵抗，即向後退却。此時逆軍孫雲峯部第一團，在永定城南門河北岸佔領陣

地，經我以主力猛烈攻擊，敵頑強抵抗，互有傷亡。午後七時，戰鬥愈趨激烈，本師將士鼓舞革命精神，勢無反顧，敵漸不支，至九時，向永定城內退却，我師追擊，迫近城垣，城門關閉，乃整頓部隊，準備明日攻擊。

第二天拂曉，本師以第八團兩營及師部的特務連，向永定城高地之敵攻擊，以其居高臨下，並有堅固副防禦與側防設備，以致仰攻十分不易。當激戰中，城西南又發現由峯市來援之敵約一團，乃令第七團派兵兩營，加以迎擊，在老虎寨附近作戰，敵勢凶猛，我幾不支。此時，何應欽軍長率總預備隊趕到，即令參加城西南方面之攻擊。同時，砲、工兵亦參加攻城，至午後五時，始將城西南方面之敵擊潰。而城東高地之敵，亦已不支，縱火逃竄。城上的敵人豎白旗投降，我軍遂進入永定城。入城後，始知周蔭人於午後四時，率親信十多人越城逃逸，其餘司令部人員及城內外官兵，都被我俘虜，武器彈藥糧秣以及公文函電，委棄滿地，周蔭人辦公桌上請援的電稿，還餘墨未乾，可見逆軍倉皇撤退的狼狽。

永定既下，這時蘆下壩之敵也已被我肅清，第十四師馮軼斐部也已佔領峯市，而本師第九團則仍與敵在松口隔河對峙中。何應欽軍長乃令第十四師為左縱隊，本師除留第八團一個營擔任永定警戒外，其餘主力部隊為右縱隊，向松口附近攻擊前進，同時令第九團渡河夾擊逆軍。該團於十二日午後三時，開始渡河，但遭北岸逆軍猛擊，未能成功。這時，我左縱隊與本師同時到達觀音凹附近，將敵左翼包圍，敵據工事頑抗，何應

欽軍長乃令左縱隊擔任主攻，本師奉命協攻，終將觀音凹之敵擊破。

十三日拂曉，本師奉命協同左縱隊，繼續猛烈攻擊，佔領兩高地，左縱隊亦突破敵副防禦的一段，敵遂開始潰亂，嗣後又自後增援，不斷逆襲，敵雖受挫，而兵力仍優於我，但苦不能突圍。這時，我第九團忽自上游渡河，向松口之敵再度攻擊，敵始不支，向隆文圩方向潰退。我軍乃一面清掃戰場，一面追擊退敵，直至五星橋附近，因天色已晚，才未再窮追。

這一役，開革命軍戰史上實施敵後迂迴作戰成功的先例，從此革命軍聲威大振。松口之敵被擊破後，僅有松源一路可退，何應欽軍長乃電令由逆軍輸誠來歸的曹萬順、杜起雲兩師以一部留置岩前，而以主力向中部，邀擊經松源逃竄之敵第三軍劉俊所部，於十六、十七兩日，經曹、杜截擊後，僅餘殘部二百餘人逃至連城附近，劉俊被民軍擊斃，至此乃被殲滅無餘。逆軍李鳳翔聞耗，乃趁宵夜，率騎兵團與孫雲峯殘部，由上杭向汀州遁去。

東路總部 松口大捷後，何應欽軍長奉總司令蔣公電令獎勵，並升任為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所有在閩各軍，概歸何總指揮調遣，何總指揮於十月十八日在松口就職，並即一面責成第十七軍解決由松源敗退之逆軍，一面指揮各部向饒平前進，追擊張毅殘部，進取漳州，廿四日，張毅放棄漳州，向同安逃去。我軍第十四師馮軼斐部及獨立第四師張貞部，於十一月八日，不戰而克漳州。本師亦於十日，隨何總指揮進駐漳州。

漳州既下，何總指揮料福建之敵已不可為，乃策定向福州前進計劃，本師於十月二十日進抵同安，獨立第四師於廿一日進佔泉州，逆軍第一軍張毅部與第九混成旅孔昭同部紛紛向莆田逃逸，我軍於二十六日再克莆田、永泰，逆軍望風披靡，不戰而遁。當時敵南洋閩廈海軍指揮官林知洲及其海軍陸戰隊旅長林忠，都已歸義於我，與我軍夾擊敵軍，敵張毅所部遂於十二月初，為我悉數殲滅，我軍於十二月九日進佔福州，本師亦於十二月十八日隨何應欽總指揮進駐福州城，周逆蔭人先期逃往浙江，閩省戰事，到此遂暫告一段落。

何總指揮以此次攻略閩南作戰中，閩省地方各路民軍，協助我軍攻擊逆軍，所在有功，而此後戰區日漸擴大，部隊名目繁多，也多有不便，乃請准蔣總司令將閩省各路民軍，改編為新編第一軍，以本師師長譚曙卿調升暫一軍軍長，我遂奉命接任第三師師長。這時候，蔣總司令所統率在湘、鄂、贛作戰的部隊，已先後佔領武漢及南昌。民國十六年一月初，蔣公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長江下游作戰方略，將部隊區分為東路軍、中央軍及西路軍，分三路向南京進迫，中央軍再分為江右、江左兩軍，由蔣公親自統率，沿江東下。何總指揮仍為東路軍總指揮，共轄六個縱隊。我所部第三師，隸屬第四縱隊指揮官馮軼裴指揮，除本師外，另有第十四師及第二十師的五十八團王文翰部，共兩個師一個團。東路軍作戰計劃，係將主力集中於浙西衢州、蘭谿、嚴州一帶；一部集中於浙南之處州、溫州附近，準備

兩路進兵，會攻杭州。我率第三師部隊，於一月由福州啓程，沿閩江上行經水口至延平。當時周逆蔭人所屬旅長李生春投誠後，經收編為第十七軍第三師，負責收容周逆殘部，駐在建甌。李生春的歸順我軍，實因勢窮力蹙，並非真正誠服，而且李極迷信，據傳他歸順後，曾以革命軍能否成功，連卜三卦，都說不能，因此蓄意謀叛。何總指揮得知這一情況，乃密令本師以主力由延平至建甌，將李部繳械，李部曾抵抗，本師陸團長不幸戰死（由陳鐵繼任），李在延平的部隊，也由本師第八團予以繳械，李生春在古田被扣。閩境既完全平復，東路軍已無後顧之憂，何總指揮正準備揮戈入浙，這時第一縱隊所屬在浙境新近投誠改編的第十九、第廿六兩軍，與逆軍孫傳芳部接戰不利，何總指揮乃急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迅率第二、三兩縱隊，集中龍游、衢州，向浙東攻擊前進；同時令在閩各部隊，以第四縱隊向江山，第五縱隊向處州，第六縱隊向溫州，兼程前進。我率第三師部隊，於二月初由建甌出發，經浦城、仙霞嶺，二十一日抵江山。這一路雖無戰事，但因風雨載道，翻山越嶺，軍行實在不易。其時，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已擊破浙東敵人，先於二月十八日進佔杭州，第五縱隊到達金華，第六縱隊到達寧波，何總指揮亦於二月廿三日進駐杭州。

會師南京 浙省既定，東路軍決定以第一、二、三縱隊歸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指揮，沿滬杭鐵路前進，攻略上海；第四、五、六縱隊及第二軍，經宜興、溧陽向常州、丹陽前進，佔領後以一部右旋向無錫、蘇州，協同殲滅上海之敵，以主力左旋向南京前進，與江右軍協同略取南京。三月上旬，我東路軍已推進至湖州、長興、泗安、廣德、安吉之線，本師於三月七日抵達吉安。十三日，逆軍白寶山部在襄王嶺、分岡嶺一帶佈防，何總指揮限令第四縱隊於十五日佔領溧陽。本師於十三日經門口塘到達戈場，次日總攻擊，無大勝負，十五日，第四縱隊大破戴埠之敵，並驅逐溧陽南方逆軍，至十六日遂佔領溧陽城，敵向常州、鎮江退去。十八日，何總指揮親至溧陽督戰，是時我第四縱隊已進抵黃塘、金壇之線，向丹陽前進，至二十日，乃完全佔領橫林、常州、奔牛、丹陽等處，逆軍殘部撤退不及，被我殲滅的為數甚多。這時，江右軍已攻佔銅井鎮，向南京前進，東路軍前敵指揮部所屬部隊，亦已攻克松江，進逼上海，並以一部由吳江進攻蘇州。何總指揮奉到蔣總司令命令，迅即會攻南京，於是乃令我第四縱隊主力，右旋往鎮江、龍潭，向南京前進。當時孫逆傳芳殘部，多已撤退江北，其聚集在南京、下關一帶部隊，多為直魯軍張宗昌所部，張本人聽說在蚌埠、徐州間指揮，而由褚玉璞守衛南京。本師於三月二十二日進抵鎮江，二十三日進至棲霞街、東流鎮。是日，蔣總司令乘楚同艦抵采石磯江面督戰，江右軍所屬第六軍於午後六時由中華門攻入南京，本師奉令在棲霞街、東流鎮之線待命，至二十五日，乃隨何總指揮進駐南京，上海亦先期為我克復。四月十八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發表建都南京宣言，國民政府乃正式在南京成立。四月廿四日，蔣總司

令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策定三路渡江北伐計劃。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先集結兵力於京滬沿線，俟第二、第三兩路軍進佔津浦路時，乘機渡江攻擊江北的孫逆殘部；第二路軍總指揮由蔣公自兼，以主力由江寧鎮、當塗間渡江，向明光以南津浦鐵路之敵攻擊；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宗仁，集結皖北，以主力向臨淮關、蚌埠之敵攻擊。當時第二路軍因蔣公不能離京，暫由白崇禧代擬指揮，共分三個縱隊，第一縱隊指揮官賀耀組，第二縱隊楊杰，第三縱隊陳調元。我所部第三師及第一師鄧銓部，都隸屬第二縱隊戰鬥序列，歸蔣公直轄。

**北進徐州** 我軍於五月十一日開始行動，三個縱隊先後渡江北伐，我第二縱隊於十三日自烏江鎮渡江，進至江浦，向全椒前進。十六日，全椒東、南、西三面，已全在我第二、第三兩縱隊包圍中，逆軍杜鳳舉、許琨、張繼善等部約三萬餘人，竭力抵抗。

我第三師自十五日驅逐官渡之敵後，令第七團先據北岸，十六日由陳家錢渡河，經李廟向全椒攻擊，終被我攻陷，逆軍向烏衣、滁縣逃竄。這一役，戰鬥十分激烈，乃本師永定之戰後最艱苦的一戰。戰鬥中，計斃敵第七軍軍長張繼善，俘敵約三千餘人，鹵獲槍二千餘支，壓砲二十餘門，而本師第九團團長蕭炳煌不幸陣亡，可見戰況激烈。

十七日，我軍續向烏衣、滁縣追擊前行，本師在界首附近，復與敵發生激戰。十八日拂曉，再向滁縣挺進，第三縱隊亦由全椒西方地區乘勝

會攻，至傍晚遂將滁縣攻克，本師與第一師相繼入城。十九日，烏衣、沙河集等要隘，亦均為我攻克，明光以南遂無敵踪。

五月廿四日，總司令蔣公再下作戰命令，以第一路軍主力由運河，一部經東台、鹽城，向海州、台兒莊間之敵攻擊；第二路軍以主力支援第一路軍攻取揚州、清江浦，以一部由津浦以東地區，向徐州、韓莊方面之敵攻擊，東進部隊俟清江浦攻克，即經宿遷協同北進之一部，直向徐州前進；第三路軍以主力沿津浦路西側地區，向徐州及碭山以東之敵攻擊。命令下達後，各部隊迅即開始行動，總司令蔣公於五月二十九日，親蒞蚌埠督戰。本師於六月四日進抵泗陽及新安鎮，繼續協同第三縱隊，向郟城進攻。這時，敵李寶章、段承澤、梁鴻恩等部，在退入魯南前，曾計議以郟城為門戶，因此，在郟城憑險固守，並先期佔領林桃、大院寺、范村等地，構築強固工事，配置重兵，嚴陣以待。我第二、三兩縱隊於九日薄暮，進至攻擊準備位置，第二天拂曉開始攻擊，激戰兩晝夜，雙方傷亡均極重。本師以兩營兵力，在桃林附近，擊破敵李寶章部一師之衆，至十一日晚，敵軍始全線瓦解，向臨沂潰退，一部退走棗莊，我軍遂克復郟城。第一路軍亦於六月五日，攻克淮安、漣水及阜甯，第三路軍則因敵軍在敗退時，沿途劫掠，致遭民團襲擊，十分狼狽，張宗昌不得已放棄徐州，於是在六月二日即不血刃而下徐州。

**進出魯南** 徐州既下，蔣總司令親臨徐州，並電召馮玉祥由鄭至徐，會商大計，當時馮玉

祥雖以國民軍響應革命，但眼見寧漢分裂，態度並不積極。蔣總司令乃決定先以第一路軍主力集結於南京附近，對上游唐生智部加強戒備，而以第二、三兩路軍向魯南進攻，期能迅即解決張宗昌及孫傳芳殘部。六月十九日，命令下達後，各軍立即開始行動。

本師屬第二路軍戰鬥序列，擔任向臨沂攻擊的任務。二十二日，本師在華埠峯山一帶，完成攻擊準備；二十三日拂曉，向李家莊之敵開始攻擊。我軍以極勇敢的動作，初行接觸，即向敵人陣地突擊，敵軍略事抵抗，即已為我軍包圍，不及渡河，遂為我第八、九兩團繳械。此役計俘敵第一六八旅第一團團長陳炳緒等官長四十三員，士兵千餘人。敵駐守沂水以西傅家莊一帶的部隊，亦因目擊東岸敵軍的覆沒，異常恐慌，以致抵拒不久，即向臨沂潰退，我軍遂佔領李家莊、傅家莊之線。

是日上午八時，本師進至沂水西岸，協同第一師向臨沂攻擊前進，午後一時，與敵接觸，本師擔任右翼，第一師擔任左翼，奮戰至午後四時，敵不支退入臨沂城內，我軍直薄城下，並對臨沂完成包圍態勢，當時駐守臨沂之敵為方永昌部，本師擔任城東南兩面，第一師擔任城西面的攻擊任務。二十四日，繼續圍攻臨沂之敵，敵據險固守，城內有野砲四門，三八式山砲數門，迫擊砲，機關槍各二、三十門，我軍奮勇攻擊，傷亡甚重。

二十五日，乃逼近城下，肉搏攀登，奮戰竟日；二十六日，再選派奮勇隊，豎梯爬城，終以



沂城高大堅固，我軍自晨至暮，仰攻城上敵人，暴露於敵火之下，第一、三兩師，傷亡官兵達七百餘人，仍未奏效。白總指揮認為如此攻堅，徒損精銳，乃決心抽調第一、二兩師，由我指揮，向棗莊、嶧縣前進，側擊臨沂之敵，俾使第三路軍的作戰容易，並以第四十師接替對臨沂的攻堅任務。我遂於二十七日午刻，率第一、三兩師部隊，向後方移動。

這時，寧漢分裂的局勢，愈演愈烈，在平漢路作戰的第四、八兩軍，受共黨的挑撥離間，遽然回師東下，直指南京，上游情勢頓形嚴重，蔣總司令認為共黨的危險，甚於軍閥，於是決心將進攻魯南的國軍，逐次向南撤退，本師奉令經揚州轉進。

在我各軍轉進中，張宗昌、孫傳芳所部，乘機反攻，至七月廿七日，徐州為敵所陷，八月初，我各軍已撤退至淮河以南，敵軍仍尾追不捨，蔣總司令以我軍北進以來，損失甚重，北方的強敵匪境，上游的內憂未釋，李宗仁又頗懷異志，黨國前途，實在深堪憂慮，於是毅然於八月十二日宣布離職，以促成寧漢的合作，而以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路軍總指揮，將各軍主力撤回長江南岸，扼險固守，待機再圖北進。

龍潭之役 何總指揮依照軍事委員會的決定，以第一路軍擔任烏龍山（不含）以東長江下游一帶的防務，原計劃以我第三師及第二十二師為預備隊，位置於蘇州，後來因為原配置上海瀏河的第二十六軍第一師，未能如期到達防地，而對

岸敵軍則日益迫近，我乃奉命率本師部隊開往上海，並派隊擔任瀏河防務。

部署既畢，所有部隊都積極在長江沿岸，配備警戒，以防敵軍渡江進犯。

八月下旬，敵軍認為總司令 蔣公去職後，是他們渡江攻擊最好的時機，於是選定龍潭附近對岸為渡河點，集中號稱十一個師及六個混成旅的龐大兵力，向南岸進犯，期以一舉攻佔南京，顛覆我革命政府，摧毀我軍的統御中樞。其作戰計劃，先在六和、揚州、泰興一帶，徵集船隻，伴作渡江之勢；同時在浦口車站，向南京下關發砲射擊，用以示威，至二十四、五日，復一再由南京上游的烏江集、免兒磯對岸，向我江寧鎮、大勝關一帶伴渡，以欺誘我軍。

八月廿五日夜，敵軍以主力突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處，向烏龍山、棲霞山及龍潭一帶，實施強渡，時值北風濃霧，烏龍山東方高地，首先被敵軍攻佔。

二十六日，該敵雖為我李宗仁所部第七軍派隊增援，包圍繳械，而其殘部則退向石埠橋附近，又與在該方面登陸的敵軍會合，攻破我棲霞山陣地，並佔據棲霞車站。

同時，在龍潭附近登陸的敵軍，也於二十六日拂曉前，襲佔龍潭車站；其後兩處敵軍，雖都被我軍擊退，而渡江之敵陸續增加，我軍兵力未能立即集結，以致在二十七、八兩日，迭有勝負，龍潭、棲霞都一再失而復得，戰況十分慘烈；二十九日，敵軍且一面向湯水，一面向下蜀推展，形勢甚為危急。

當時我軍自蔣總司令去職後，士氣原極低落，而李宗仁又別具用心，但當敵軍渡江攻擊，面臨存亡絕續之際，反促成我軍團結精誠，共起殺敵。

及至敵軍真面目既完全暴露，適時我第二路軍總指揮白崇禧因事在滬，於是軍委會乃決定由李宗仁駐守南京，而以第七軍副軍長夏威指揮該軍主力，由西向東，何總指揮率第一軍主力，由東向西，由南向北，而白崇禧指揮第一軍主力，由東向西，三面夾擊敵軍，在三十、卅一兩天，各軍奮力合擊，才將敵渡江部隊，全部擊潰，非死即俘。

我率第三師部隊，奉令由上海西上增援，於廿八、廿九日先後到達戰場，隨即加入作戰。綜計此役作戰共六晝夜，敵軍既以迅速輸送大量兵力至長江南岸，期以擴張其佔領地區為第一要義，關於部隊的建制系統及兵力運用，都無暇顧及；我軍亦以第一線使用的兵力，時虞不足，因此凡所能調集的增援部隊，一概不問多寡，亦不分先後，無不隨到隨即加入作戰，更無一定的步驟與統一的計劃。

如此兩軍以互爭先後的時間，互奪尺寸的土地，紛亂錯雜，屍橫遍野，實際上幾無一適合今日大軍作戰的原則。

然而，不如此則以敵軍渡江之衆，果能建立據點，擴張地區，則革命前途，將不堪設想，可見此役勝敗關係的重大！

（因稿擠，本文自下期起停載，敬請讀者鑒諒）